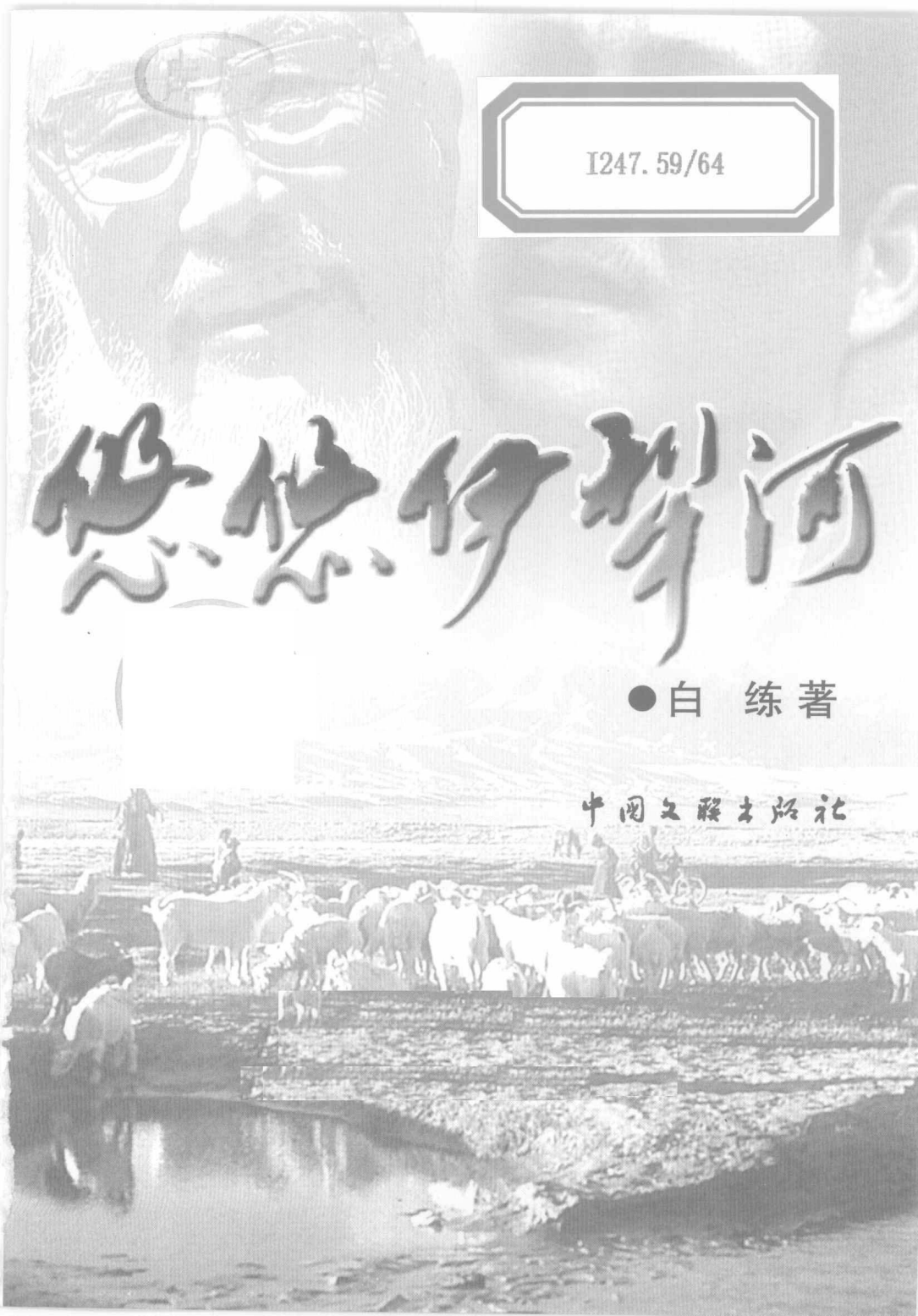


悠悠伊犁河

● 白 练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I247.59/64

悠悠伊犁河

●白练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悠悠伊犁河 / 白练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6

ISBN 7-5059-4568-8

I. 悠… II. 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3956 号

书 名	悠悠伊犁河
作 者	白 练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 晖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霸州市长虹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36 千字
印 张	9.8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568-8/I · 3561
定 价	19.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跋

沙 明

我是白练先生近作《悠悠伊犁河》的第一个读者。读完书稿,亲切之感缕缕不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伊犁是我的故乡。在那里,我度过了人生的早期岁月。小说所描绘的画面,大到那滔滔的伊犁河,那独具特色的各种巴扎儿,那沿街流淌的蜿蜒小溪,小到一草一木、一花一鸟,都是自己所熟悉的。读着小说,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家乡,回到青少年时期,回到了自己曾经玩耍的、成长的林阴草地和河滩,那些久远的往事一件件涌上了心头。小说所塑造的各种人物,似曾相识,都是自己身边的活生生的人。饱经风霜的刚强的贵堂奶奶、兢兢业业一心办学的老校长马寅、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杨健、赖赖嘻嘻的三娃子、陈腐观念深重的马乃,以及其他人物,都使我想起了自己所熟悉的许许多多亲戚朋友和乡亲们。那些早已淡漠甚至被遗忘了的形象,一下子又在我心中活起来。小说叙述的许多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它们的原型似有耳闻。那些生活习俗、风土人情、方言土语,都充满了乡土味儿,读来也是非常亲切的。

尤为可贵的是,小说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伊犁回族人民的斗争生活,同辛亥革命有机地联系起来,较深刻地展现了新疆回族人民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优秀品德。

1





新疆的回族，勤劳智慧，勇于进取，具有反封建、反迫害、反侵略的光荣传统。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新疆的各族人民一再掀起和参加了反抗清王朝的起义。在塔城、库车、乌鲁木齐等地，回族群众纷纷揭竿而起。这些反抗清王朝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在新疆的势力。在反抗沙皇俄国的侵略、在打击和驱逐入侵者阿古柏，收复疆土的反侵略斗争中，新疆的各族人民充分发扬了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的崇高精神，冲锋陷阵，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英勇斗争，同各族人民一起夺得了又一个又一个胜利。在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铲除封建帝王制度的斗争中，回族的仁人志士又同革命党人一起，组织和发动了伊犁辛亥革命，回族敢死队冲锋在前，浴血奋战，同义军并肩作战，夺得了伊犁起义的最后胜利。在这些斗争中，有多少回族志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页页光辉篇章，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这些英烈中，就有我们的直系前辈，每当谈起这些往事，我们总是充满了自豪感，同时也不无切肤之痛。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创造新疆乃至全国的革命斗争历史中，各族人民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给予尊重和褒扬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多年来对各族人民这些闪光的历史，却很少宣扬，尤其在文艺作品中更为少见，这是不公正的。

白练先生以客观的、公正的态度和深沉的笔触，把伊犁辛亥革命中回族人民的业绩写进了自己的作品。尽管这些业绩不是作品的主干，但却是作品的魂，贯穿了整个小说。我想，这正是白练先生民族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又一次体现。

电灯泡里只亮着一丝红线，同学们不得不就着昏暗的灯光吃力地温课。杨健打小柜里摸出最后一枝蜡烛点燃，屋里亮堂了许多。若不是为了迎接毕业考试，谁愿受这份洋罪呢。

1938年6月21日，临近考试的头三天晚上，转游了大半夜的马千里回到宿舍，神秘兮兮地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校方要选拔高才生，留校工作。”他又伸出右食指，嘘了一声，轻声说，“这可是我刚刚听到的绝密消息，千万别声张，保密！”

正在温课的阿松林噗嗤笑了，头也没抬地说：“别瞎说，这算什么绝密呀？”

“你不信？”

“连你都知道了，这世界上还有什么绝密可言呢？”

杨健也憋不住笑了。“这间宿舍就住我们三个人，还有什么保密不保密的？故弄玄虚。”他劝马千里还是抓紧温课吧，别再到处打听马路新闻，浪费时间了。

其实，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信息。

省城师范学校的这届毕业生，是“四月革命”^①后培养出来的第二批成果。上届毕业生的成绩不太理想，今天校方悄悄传出选拔高才生的话来，想激励激励学生们的进取心，考出好的成绩

^①四月革命：1933年4月12日，盛世才发动军事政变，取代金树仁，成为新疆的统治者，自称“四月革命”。





来。看来还很奏效。消息一出笼,便一阵风似的传遍了校院。三个班的一百二十八名应届毕业生,兴奋异常,个个都在埋头温课,力争当个高才生。

马千里一再撺掇说:“杨健,怎么样,你该使把劲,拿它个头名。”

杨健只是笑笑,没吭声。

马千里又问阿松林:“你说呢?”

“我?”阿松林不以为然地说,“我看哪,争头名倒是应该的,可别去为什么留校费劲儿。”

“废话!杨健,你就干吧!”

杨健皱眉说:“一百几十号人呢,没相。我才不去凑那个热闹呢。”

“唉,你呀。上次好几百人,你都拿过头名,这次,算个啥呀!”

杨健摆手说:“不行,那次也是瞎猫碰了个死老鼠。”

去年,“四月革命”节期间,学校要举办演讲比赛,马千里一股劲撺掇阿松林参赛。阿松林说:“谁去凑那个热闹?有那闲工夫,我逛巴扎儿去。”他又去撺掇杨健。杨健说:“想参加,你自己去嘛。我可没那本事。”

话虽这么说,但该不该参赛,杨健还是考虑了好一阵子。想来想去,他忽然想到了爷爷杨继真。

辛亥革命时,爷爷带领回回敢死队,冲锋在前,英勇奋战,一举攻下了清军顽守的最后一个据点,为夺得伊犁地区辛亥革命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被革命党人誉为“开明的回回绅士,革命党人的挚友”。可惜,军阀杨增新窃取了革命果实。他本是清廷的安察司^①,深得慈禧的青睐,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只是在大势所趋无可奈何的情势下,打出了共和的旗子,摇身一变,

^①安察司:掌管全省司法的官员。

被袁世凯任命为都督,夺取了新疆的军政大权。他秉承主子的旨意,运用权术,对革命党人大肆迫害。杨继真无党无派,非官非吏,只不过是开油坊的平头百姓,本不在杨增新权术的辐射线内,但也被加了个“蛊惑人心,反叛贼子”的罪名杀害了。

杨健自打懂事起,奶奶讲古今儿似的一遍又一遍讲述着爷爷的故事。起初,他觉得十分有趣,随着年龄的增长,爷爷的形象在他心目中不断升华,渐渐成为最为崇敬的英雄。他曾立下誓言,一定要把爷爷的事公诸于众,讨个公道。现在,不正是个难得的机会吗,岂能轻易放弃。他热血沸腾,万分激动,在开赛的头一天决定参赛。可是,他跑去报名的时候,报名日期已经截止,人数早已报满。他不甘心,又去找分管大赛的副校长姚远,一再恳求给予一次机会。姚远惋惜地说:“多好的主题,真可惜。我再作点儿努力,争取争取吧。不过,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

杨健忐忑不安地等了一个晚上,没见什么动静。第二天,他抱着一线希望去参加了大会。十五个参赛者全都讲完了,仍没听见自己的名字。完了,彻底完了,姚远呀,我又不需要什么名次,只要让我上台讲讲,还不成吗?他真想冲上台去,说说自己的心愿。突然,他听到姚远宣布:“大会尚有一点儿时间,组委会临时决定增加一个名额。现在,请杨健同学上台演讲。”

这个令人喜出望外的决定,使他既兴奋又紧张,特别是台下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给了他鼓舞,也给他增加了莫大的压力。他抑制着激动的心情走上讲台,从容地发表了题为“我的爷爷”的演讲。演讲中,他以饱满的激情,歌颂了爷爷献身革命的大无畏精神,痛斥了杨增新之流残害革命志士的罪恶行径,颂扬了“四月革命”推翻杨增新的继承者金树仁,彻底结束了杨、金黑暗统治,迎来了幸福的光明时代。

他的演讲博得了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和不少同学的泪水。在评判中,以“主题深刻,事理分明,口才出众,情感诚挚”的评





语获得了大赛的第一名。

杨健为能实现自己的夙愿而感到莫大的欣慰，至于名次并没在意。而马千里却异常兴奋，动不动就夸耀一番，好像这荣誉里边也有他一份似的。经杨健一再制止，他才闭嘴不再宣扬了。现在，他又重提这事，杨健很想发火，可是见他那副认真的样子，又不忍心给他难堪，便说：“你不要胡拉被子乱蹬毡，这跟那是两回事儿。”

“什么两回事？我看都一样。”马千里依然纠缠不休。

杨健无奈，便玩笑说：“好了，好了，争个高才生吧！”

“好！”阿松林说，“大家都争取。好，太好了。来，咱们轻轻松松吧！”他伸手打小柜里抽出一瓶老白干，打开瓶盖，扬起脖子，喝了一大口，说：“我要争取，马千里你也来呀！”

“我？”

“大家都来嘛！”阿松林递去酒瓶。

马千里只好也扬起脖子咕嘟了一大口。

于是，他们三人你一口我一口，不停地喝起来。喝一口，说一句“高才生”，嘻嘻哈哈，笑着闹着，不一会儿，一瓶酒光了。阿松林又打开一瓶，三个人直喝得酩酊大醉，倒在了床上。

毕业考试后的第三天便发榜了。大红榜上的头一个名字便是杨健。

马千里握住阿松林的手，兴奋地说：“我说能行，怎么样，高兴吗？”

“当然高兴了。凭本事考出来的，怎么能不高兴呢？”阿松林也兴奋起来。

马千里拽着阿松林，直往宿舍跑去。一进门，只见已有好几个同学前来祝贺了，气氛相当热烈。然而，杨健尽管非常客气地应酬着，可那脸上却罩着一层愁云，没有半点儿喜色。

杨健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昨天晚上，校方已经找他谈过

话,准备留他在教务处工作,还给了他一张“职员登记表”,叫他尽快填好送回。起初,他真的高兴了好一阵子,趁马千里和阿松林不在,一口气填好表,站起身来,正准备送去,他突然觉得心情那么沉重。难道我真的不回去了吗?可是,自己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鬼地方。那天空一点儿也不明亮,一年四季总是灰蒙蒙的,天不蓝、云不白,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灰色的。四年时间呆腻了,自己的心早已飞回那蓝天白云的家乡,飞回那宽宽荡荡的伊犁河,这儿,连一天都不愿多呆。咳,算了吧,何必自找苦头呢。然而,当他把那张表格揉成纸团准备扔进痰盂时,又突然感到心里空落落的,似乎对这儿又留恋难舍。那双黑亮的眸子,那张甜美的笑脸,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于是,他又把那表格重新平展展摊在了桌子上。

那次演讲比赛的颁奖大会上,人们向他投来了敬佩和羡慕的目光。在众多的目光中,一双脉脉含情的大眼睛,使他的心灵震颤了。那双充满爱慕的眼睛,向他送来的是深深的爱恋之情。她是那么美丽,那么光彩照人。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感受到异性吸引力。蓝英啊,平时那么多的接触中,只有友谊的对视,只有喜怒的提示,从来没有过如此的深情,更没有心灵的碰撞和怦然的心动。他沉浸在一种难以名状的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感中。散会后,蓝英慢慢朝他走来,用那温柔的小手紧紧握住他那粗壮的大手,一遍遍地向他祝贺,眼里闪现着幸福的泪花。这次短暂的情感交流,在他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一年来,虽然囿于校规,他们没有进一步表明心迹,发展那种关系,可相互之间的爱慕之情是心照不宣的。不难想象,自己若能留在省城,她会是多么高兴。哎呀呀,走,还是留,这可怎么定呢?他原先的那种果断劲儿不知跑哪儿去了,一时间陷入了困惑。

杨健送走那些祝贺的同学后,唉声叹气地躺在了床上。

马千里和阿松林互相看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忽然,他





俩发现了那张揉得皱皱巴巴的表格，似乎看出了点儿什么，也都心情沉重地躺在了各自的床上。他们三人，从小到大，都是最要好的朋友，那情分甚至超过了手足之情。现在，杨健的苦恼，自然变成了他们共同的苦恼。

过了好长时间，阿松林实在憋不住，一骨碌地起来，大笑说：“嘿，我们这是何苦呢？杨健，一起回吧。这个鬼地方有啥呆头？那个教务处又有啥干头？回去，想干啥就干啥，有多自在。干脆，把它撕了吧！”说着，一把抓起那表格，正要撕毁，马千里急忙奔过去，一把夺过说：“你就算了吧！人家都巴不得呢，凭啥要放弃？杨健，你就痛痛快快留下吧，近水楼台嘛，说不定还能混上一官半职呢。”

“你算了吧。盛世才的官儿，有啥稀罕的，都是昏官。”阿松林嘲讽说，“你呀，光想着升官发财呀的，都快想疯了。”

马千里的脸腾地红了，伸出手指头说：“你才疯了，不管怎么说，我坚决支持留校，你再胡撺掇，我可不客气了。”

看样子，他又要冲动了。为了维护杨健，他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冲动起来，甚至会拼命干仗的。那次演讲后，马千里赞不绝口，佩服得五体投地，阿松林却说：“讲得不错，可惜那个题目太不好了。”马千里不服气地说：“有啥不好的？你可不要鸡蛋里挑骨头！”阿松林说：“什么我的爷爷？他的演讲是在歌颂盛世才嘛。那么，真正的爷爷不就是盛世才了吗？盛世才是个什么东西，配得上叫爷爷吗？”马千里没词儿辩驳，脸都气红了，一把揪住阿松林的领口，举起拳头说：“你，你再胡说，我可不客气了。”阿松林一阵哈哈大笑，推开拳头说：“好兄弟，别发火嘛。不就是咱俩说说吗？谁又没去满世界乱说。杨健也是好兄弟嘛，说说美中不足，有啥不好的。”马千里依然紧绷着脸，狠狠瞪了一眼。

阿松林看他又要发火的样子，觉得好笑，便打趣说：“脚长在他腿上，要走要留，是他的事，我只不过说说看法而已。还是那

话，一起回吧，杨健！”

人家好不容易有了个升迁的机会，在这十字路口上，你不给鼓点儿劲，还一股劲儿往回拉，到底安的什么心？忌妒。马千里便讥讽地说：“人家的头名状元是靠自己的本事考取的，又不是督办^①爷爷恩赐的，你忌妒个啥？”

一句话，噎得阿松林难以喘过气来。他用劲儿深呼吸了好多下，指着马千里说：“我警告你，嘴放干净点儿！”

“你……”

“我怎么了？”

杨健一下翻身下床，心烦地说：“哎呀，行了，行了，都别再说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会认真考虑的。让我安静一会儿，行不行？”

于是，这场争执才算停止了。

下午，蓝英出人意料地来找杨健。

杨健知道，按照校规，男女学生是不能互串宿舍的。显然，她是硬着头皮来的，杨健的心立刻怦怦急跳起来。

蓝英寒暄几句，便直截了当地说：“听说你要留校，特来向你祝贺。定了吗？”

杨健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便支吾说：“那是校方的意思。”

“那，你的意思呢？”

“这个，我还没想好。”

“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处？”

杨健叹气说：“唉，这本是件好事，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我想……”

“想回去，是吗？”

“也不完全是。”

蓝英笑笑说：“你还有放心不下的事，是吗？但愿不是为了

^①督办：盛世才的官职。新疆的最高长官。





· 悠悠伊犁河 ·

我。”

真是个聪明的姑娘，让我说啥好呢？杨健没吭声，只是深情地望着蓝英。

他默认了。

蓝英收起笑容，认真地说：“我坚决支持你回去！”

嗯？她这是什么意思？

“杨健，留校这一手，只是做个样子的。这里人才济济，有你一个不嫌多，没你也不嫌少。家乡才是最需要的地方。再说，那儿是你爷爷奋斗过的地方，我相信，你会在那儿干出一番事业的。留在省城，有多可惜！”

蓝英的话，如同三伏天的雪花凉，使杨健透心地舒坦。真是个好善解人意的好姑娘。“不过你怎么办？”

“我也一点儿都不想呆在这儿。明年毕业后，我也要走，到外县去闯荡闯荡。”

“那，你打算去哪儿？”

蓝英抿嘴笑道：“如果去你的家乡，你欢迎不？”

“欢迎！欢迎！”杨健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他一把抓住蓝英的手，不停点儿地说，“欢迎，太欢迎了……”



早晨，太阳已经爬上了树梢，柔和的阳光透过廊檐下的大花墙，透过明亮的大窗户，照进了大北房，满屋子亮堂起来。墙上的大挂钟来回摇动着沉沉的钟摆，发出匀称的摆动声，给这寂静的屋子增添了悦耳的动感。

奶奶掀起门帘儿，又一次蹑手蹑脚走进屋来，轻轻坐在炕沿上，凝神望着仍在酣睡的杨健。睡吧，再多睡一会儿。十八马站的路呢，走了这么多天，够劳累的了。嗯，脸盘子圆了，眉毛也黑多了，鼻梁子还是高高的，嘴唇上的汗毛好像变黑了。噢，他长大了，长结实了。娃娃嘛，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哩。这娃娃打小就结实着呢，身上的肉瓷登登的，这会儿是大小伙子了，越发结实了，该说媳妇儿了……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杨健的归来，使她悬着的心总算落定了。四年来，生怕宝贝孙子小鸟一样飞去，再也不回来了。每天的五番乃玛孜^①的末尾，总要为孙子祈祷一番，盼他平平安安早日回来。喔，她长长出了一口气，感到心境那样的平静。她又眯缝着双眼仔仔细细端详着杨健英俊的模样儿，禁不住伸出手去，真想抚摸抚摸他那打着卷儿的满头黑发，又怕惊醒了孙子，慢慢缩回举了半天的手。

墙上的大挂钟刚打完十响，杨健便睁开了眼睛。他朝坐在身边的奶奶亲昵地笑笑，便翻身起床了。

“哎哟哟，你就多睡会儿吧。这么多天的劳累，哪能一时半会儿缓得过来呢？”

“奶奶，我一点儿也不累。”杨健伸伸懒腰，下炕穿衣服。

奶奶见他又穿上了那套学生制服，戴上了学生帽，觉得很不顺眼，好像那身衣服里包藏着什么祸水似的，怪膈应的，便叫杨健赶快换下这身脏衣服。

杨健低头看看，可不是吗，真有点儿脏。他正要开箱子找衣服，母亲捧来一套淡咖啡色的毛料西服和一件白绸衬衫，这是她男人杨成林亲自安排的。她深知儿子的秉性，只是拿来让他看看而已。

果然，杨健立刻皱起了眉头。脱下学生服，就穿西装，觉着怪别扭的。他正在为难，忽听杨柳嚷道：“哥，这是阿妈给你准备下

^①乃玛孜：穆斯林每日的五次礼拜。





的,穿上吧。”

杨健看看,是的那件蛋黄色的旧府绸衬衫和那条藏蓝色的斜纹布西裤,都熨烫得平平展展的。杨健感激地看看母亲,立刻换上了。

母亲今天给儿子准备的早餐非常简单,烙了两张烫面饼子,卧了三个荷包蛋,切了一小碟凉拌黄瓜和一小碟醋菜笋子。杨健见了,搓搓双手直咽唾沫。那烫面饼子一抖即散,像是千层饼,松软可口,还有点儿甜味。黄瓜菜脆生生的,醋菜笋子肉良良的。好久没吃这些个了,真想。他往前拉拉菜碟儿,大口大口吃起来。

奶奶看着孙子的馋样儿,满心欢喜。还是当妈的心细,最知道儿子的口味。她深情地看看儿媳,会心地笑了。

杨健的母亲叫祖布黛,刚四十出头,便散开了脑后的发髻,改梳成两条辫子,穿起素色衣服,还蒙上了浅色的盖头。儿女都大了,还是扮相老成点儿好。不过,那脸面仍很白净,没有一道皱纹,五官仍很秀气,依然保留着昔日的俊俏。她举止庄重,有些大户人家主妇的风度。

今天,她把早餐特意安排在廊檐下。

这个廊檐很宽敞,四间北房都在它的覆盖之下,酷似一条长长的走廊。廊檐台子高出地面一尺,前沿的苇子花墙上爬满了牵牛花,开放着各种颜色的喇叭花。台子上的两大盆桃红色和白色夹竹桃正在吐露芬芳,还有两大盆橡皮树,绿叶苍翠。这些,都给廊檐增添了浓郁的艺术色彩。搁平常,这儿只是他家用晚餐的场地。而杨健过去总喜欢自个儿蹲在廊檐下,一边吃早餐,一边眺望飞旋在蓝天的一大群鸽子。今天完全迎合了他的习惯。

院子当中的大花池里,西凤莲花正在盛开。那花卉的颜色实在繁多,有紫红的、大红的、粉红的、深黄的,以及稀有的品种苹果绿的和黑色的白色的,还有不少朵杂色的。这种花一簇一簇,花头稍稍倾斜,姿态各异,显得雍容华贵,高洁雅致。

舒心的环境,可口的饭菜,杨健觉得太舒坦了。可惜,听不到鸽哨声,真遗憾。他放下筷子,不由得翘首观望天空。“咕嘟嘟嘟,咕嘟嘟嘟……”他好像突然听到从草料房顶的大鸽堂子传来了鸽语声和扑棱棱的飞动声。过去,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鸽堂子,放出几十对温顺可爱的鸽子,让它们自由自在地盘旋飞翔。那悦耳的鸽哨声,在空中悠悠回荡。鸽子们翻跟头、坐尻墩、钻天飞的花样层出不穷,煞是好看,每天清晨总是吸引着沙河街的许多人翘首观赏……噢,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连后槽上的大青马也在弹动前蹄,打着响鼻,表示对小主人的亲热劲儿。家乡的生活真美好,太舒心了。

“啪”的一声,一包东西落在他的面前。他定眼看看,原来是送给妹妹的那包东西:两枝自来水笔,一打橡皮头的花杆铅笔和好几本精致的笔记本。

杨健忙问:“咋,看不上眼,是吗?”

“你这不是给瞎子买眼镜儿吗?还是你个家留着吧!”

杨健以为妹妹在说笑话,抬眼看看,哟,那小嘴撅得老高,真的在耍性子。他没生气,却开心地笑了。

在这个家里,奶奶的叨叨,母亲的指戳,父亲的沉默,妹妹的欢笑或是捣乱,他原先并没在意;可是,当他在省城想家的时候,才觉得这些是那么的和谐,都是温馨的家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现在,又看到妹妹使性子,觉得心里好舒坦,便笑嘻嘻地说:“杨柳,这都是好东西,你应当继续上学嘛。”

“继续上学?”奶奶和祖布黛不解地看了看杨健。

“阿妈,叫妹妹半路退学,是办了件错事。”杨健说,“人家省城的丫头都上学,我们学校就有好几个回回丫头呢。都是一样的人嘛,我就不信妹妹学不好,说不定还能考到省城去呢。”

“啧啧啧,一个丫头家上啥学呢?”奶奶咂嘴说,“蹲在家里,好好学学针线茶饭,比啥都强,上那么多学干啥?又不能吃又





· 悠悠伊犁河 · ———

不能喝的。”

“奶奶,那是老话。现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杨健,不要再说了。”祖布黛拦住说,“你说的是省城的事。人家红庙子^①有红庙子的乡俗,咱们伊犁河有伊犁河的规矩,不一样呀。”

“乡俗是不一样,可六大政策^②管的是全新疆呀。各民族平等,男女也要平等。这可是盛督办亲口讲的。”

杨健的一通大道理,说得大家一时难以回驳。

哟,这娃娃咋变了?奶奶陌生人似的看着孙子,心里直嘀咕:看看看,上学上坏了不是?一个好好的娃娃,眼看就要葬送了不是?幸亏有了防备,要不然,就真叫人没手逗。

杨健回来前,奶奶对杨成林说:“杨健一回来,就叫他站铺子,学个好买卖人。还要赶紧给说媳妇成亲,安安稳稳过日子。再不能叫他信马由缰,往歪路上走了。”

现在,就得赶紧管教管教,然而,祖布黛不仅没有一点儿责怪,反而笑笑说:“这么说,咱们的杨柳非上学不可了。不过,这也不能强迫呀,就看她个家愿意不愿意了。”

杨健得意地笑着,朝妹妹使了个眼色。

杨柳心里好不高兴。她刚想欢笑着跳起来,但又看到奶奶那板着的面孔,便改口说:“这呀,我还得再好好思谋思谋。”说着,一把收起那包东西,回了房间。

奶奶看出祖布黛内心的想法,老大的不高兴。当初,奶奶一心想让杨健学经,长大后当个阿訇^③,可“四月革命”后,杨健要打经学堂转到二校去念书,奶奶坚决不同意,杨健却哭哭啼啼,苦苦哀求。祖布黛实在不忍心,便说让他上上两年吧,以后再看。

①红庙子:老百姓管乌鲁木齐叫红庙子,管边城叫伊犁河。

②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盛世才的政治纲领。

③阿訇:波斯语。伊斯兰宗教职业者的通称。